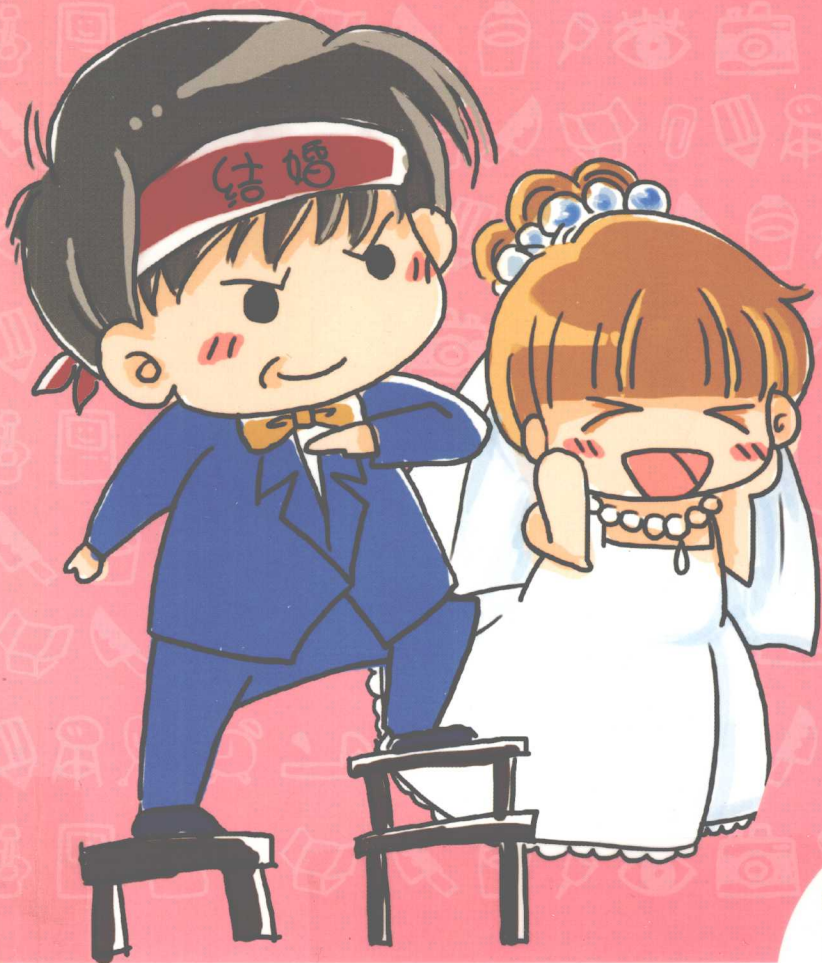




结婚

六月莫言 著

你，敢吗

婚姻，是两个人的牢笼，进来易，出去难。
结婚，你敢吗？离婚，你怕吗？



四对夫妻



YZLI0890121308

80后婚姻生活

搞笑 + 感动



轮回上演你我的故事





结婚,你敢吗

JIEHUN NI GAN MA

六月莫言 著



YZLI08901213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婚,你敢吗/六月莫言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219-06656-0

I. 结… II. 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06517 号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郑 洁
责任编辑 郑 洁 曾蔚茹
责任校对 林晓明 甘燕美
美术编辑 梁殊萌
版式设计 梁少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56-0/I·1203
定 价 28.00 元

001 第一章 他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

035 第二章 离婚小电影

049 第三章 偷腥是为了欲望还是爱情

074 第四章 左手爱情，右手婚姻

092 第五章 也许，我爱你了

109 第六章 日子是活色生香的

136 第七章 孩子孩子孩子

146 第八章 如果重新来过，我们会如何

161 第九章 你要明白，我的爱人

185 第十章 放弃是种伤害，坚持是种努力

205 第十一章 是要爱情，还是要现实

239 第十二章 婚姻是个牢

263 第十三章 对不起，我真的爱你

281 第十四章 为爱痴狂

314 第十五章 结局，抑或是个开始





第一章

他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

1.

人的一生要犯许多的错误，而第一个错误以后，又要用无数个错误来弥补，就像我当初嫁给顾大海一样，一句谎言换了个老公，还是个带大钻的。

某年的6月，生日的前三天，我穿着美丽的红裙子，手指头上缠着创可贴，参加了一场几乎像是做梦般的婚礼，所以我常说认识顾大海就是奇迹，一场心碎的婚礼，造就了我俩的苟且。

2.

“小姐，头发要全部剪短？”专业的发型师遣小工来问。

“剪掉，全部剪短。”我从一本厚厚的《瑞丽》上面抬起头，“但是……剪下来的头发要束起来，我带走。”

“不可惜啊？这么长了。”发型师一面帮我束发一面惋惜。

“不想要的东西干吗留着？”我反问。

“哦，那我开始剪了。”他那张秀气的脸上有点尴尬。

“嗯，那束头发的发尾要剪齐，我打算送人的。”我想，也许我是今天这个店里最奇怪的客人。

从店里出来我甩甩头，再也没有长发在后面飘扬了，一个全新的Bobo头，确实剪得不错。我伸伸懒腰，向下个地点出发。

“我要这个大红的，不，不，丝带不要黄色的，全部要大红的。”我买了个红色的锦囊和一个大小适中的盒子，专门挑带鸳鸯的，其实不过是俩鸭子罢了，但是鸭子上了位也得庆祝下。我把那束头发放在里面。

“您慢走。”店里的小姑娘毕恭毕敬地送我出了门，正好电话响起。

“小鱼，你在哪？没事吧？”我大哥沈浪很紧张地给我打电话。

“干吗？你盼我死啊？”我一抬眼看见了一条大红色的连衣裙，红得刺眼，正符合我的要求。

3.

“鱼啊，有不痛快的就说，我们帮你弄死那家伙。”家里被我的狐朋狗友占满了，一看就知道是我大哥叫来的。

“沈浪，你疯了吧？”我拿起靠垫扔在他的脸上。

“我这不是……算了，你们聊吧。”沈浪走了出去，他打小就怕我。

我大哥真是有才才有才要貌有貌，好人胚子，衬着我就是个小坏蛋。他胆小，小时候老被人欺负，每回都是我给他报仇，所以他有个口头禅：“你敢打我，我告诉我妹去！”简直就是个废物点心。现在沈浪自己经营一个网站，不大，但是够他挥霍小半辈子了，不过如果没遇到顾大海，我承认我哥也算是个带钻的王老五……当然，几块钱的锆石也算钻不是。

而我则在毕业以后被家里托关系弄到了个报社的工作，偶尔出去做做日语翻译和导游，这足以丰富我的业余生活，认识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小姐、倒爷、地痞，还有就是警察、法官、市领导。

“仗义的明儿就陪我去看结婚去，不仗义的就滚蛋！”我跟个大佬似的打发了所有的人。

“小鱼……”刚想关上门我哥又蹿了进来。

“你看这裙子好看吗？”我把那大红的裙子亮给他看。

“好看……我家小鱼穿什么都好看。”那条裙子确实漂亮，上面的一针一线都是手工制作，全是一点一点绣上去的，完美得就像我刚刚消失的爱情。

“你滚吧，我还有别的事呢。”我把沈浪踢了出去，然后打开电脑。桌面还没换过来呢，桌面上的人乐得跟朵花似的，活脱脱一个二逼。

打印机在咔咔地响，没一会儿就吐出那张桌面。

我哼着歌找出打火机，用手指拈着那张纸慢慢从他的衣服点起，火苗真好看，马上就烧到脸了……

“小鱼——”一盆水兜头盖脸而下，我大哥又回来了。

4.

结婚的男的叫魏子路，我的前男友；那女的叫赵培，比他大五岁，他老板的女儿。

当我杀到婚礼现场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一个穿黑色西服的，葬礼的颜色，看来今天郁闷的不止我一个。

“嘿，姐们衣服够喜庆的。”这是他对我的第一句话。

“你也不错嘛，下回可得记得带束菊花来。”我斜着眼睛看他。

“是啊，失策，太失策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被我顺手扔到包里了。

“怎么着？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你？”我问他。

“聪明！”他和我坐到一起，喝着同一瓶红酒，瓶子上标的年份是他们为婚礼挑的，很喜庆。

“同病相怜啊……”我看着瓶子上面标着的1999年。

“你没听说，有个预言家……”在喝第二瓶的时候，他凑过来说。

“1999年世界会毁灭。”我接上他的话。

“干杯！”我们开怀大笑，声音压过了那对鸳鸯道谢的淫声浪语。

5.

我们告别了所有的人，互相搀扶着出了酒店的门，打算接着找地方喝，这里实在喝得不痛快。

“我家有瓶好酒。”他一屁股坐进出租车的副驾位置。

“带路！”我几乎是跌坐在后座上面。司机撇了撇嘴，我看见了，德行，回头非吐他一车不可。

打算吐在出租车上的梦想没实现，不过就在下车上楼的时候，我和他没公德地吐了一电梯。“我告诉你啊，有人说了，吐出来的全是思想……”我扶住电梯门把他拽出来。

“是吗？Byebye，思想！”他对着正关门的电梯敬礼。

“哈哈哈，傻逼，去，给我开门去……”我踢了他一脚。

我们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喝，“哎哟，憋气，真憋气。”

“你说咱冤不冤？”他问。

“不冤的是孙子！”我接着喝。

“烦！你出去，老娘睡觉！”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薅着他的脖领子。不知道是腿软还是我们都需要点什么，一个没站住，两人全倒在床上了。

我已经忘记了一切，恍惚中好像眼前的人是魏子路，他的眼睛最喜欢这样看着我，他喜欢亲吻我的头发，所以我每次洗头都洗三遍，天天用依兰精油来涂，这种香气是最好的催情剂，他总说我勾引他……

但是，为什么你这次真的说分手？怎么还不来和我道歉？你明知道我是离不开你的，还有，你他妈的居然结婚了……

想起这些让我无法继续跟这个男人缠绵，我恶狠狠地踢在他肚子上，并转到旁边用被子把自己捂了个严实，然后慢慢睡着了。

6.

在梦里，和魏子路的争吵还在继续。

我大骂他不要脸，骂到极致就扇他，可能是动作太大了，在一阵剧痛中醒来。天已经亮了，不过太阳是从上面升起的，我正头冲下地趴在地上，而脚还搭在床上……

“哎哟……”好不容易坐起来，爬到床上，才发现流鼻血了，哗哗地，弄了一床单和一身，于是我跌跌撞撞地跑到卫生间去，一看衣服上面都是血。我是爱干净的人，容不得脏东西，就马上脱光了自己，把衣服泡在水里搓。

门突然被拉开，吓得我一哆嗦——看见个男人。

“啊！”他傻了，确切地说我也傻了，因为我现在身上什么也没穿。

“哥们，看够了能关门吗？”回忆起来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想想真牛逼！

“哦，好。”他关上门。

“对不起，呃，我是不是做了什么？”等过了好久我们才缓过来坐在沙发上谈判，估计他以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说呢？”看见他那么正经的样子，我硬生生地把后半句咽了下去，那后半句是：穿着衣服能有个屁事？

“好吧，我负全责。”他还一脸诚恳。

“靠，大哥，我哪认识你是谁啊？”笑死我了。

“我叫顾大海，男，28岁，主要家庭成员有……”他一本正经地演讲起来。

7.

那天打顾大海那儿出来，我才闹明白他要负什么全责，估计是误会那床单了。

不过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初要骗他，不，也许这只算得上是隐瞒了什么。

回家的时候被家里的领导们骂了一顿，不过，对昨天晚上在哪里过的，我只字未提，提了只能是给自己找麻烦。

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看见顾大海了。不过无巧不成书，顾大海居然是我哥的大学同班同学兼死党，在我哥以带我散心为由去郊游的时候，我再次遇见了这个传奇人物。

“结婚吧。”他靠在河边的栏杆上对我说。

“你没病吧？”我差点喷了嘴里的可乐。

“没病，结婚吧。”

“好，但是我要比他魏子路还豪华的婚礼！”我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真漂亮，就像波斯猫。

“到时候，魏子路和赵培是我们的介绍人。”

“太棒了！”我蹿到了顾大海身上，结果两人一起跌到了河里。

8.

接下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办妥了结婚证，再各自向家里汇报。顾家对我基本满意，主要因为我长得乖巧，别看心里再怎么澎湃，面上谁也看不出来。

我家里也没说什么。当初我和魏子路同居的事，我妈知道，所以在她眼里我无疑是个二婚，乐都来不及，还怪我干吗。

唯一震着了的是沈浪那白痴，他以为我在郊游的时候就看上顾大海了。“沈鱼，你还勾引上我同学了？”他现在就是把茶壶，一手点着我的鼻子，一手叉在腰上。

“去你的，有这么说你妹妹的吗？”我跳着站起来，“再说了，是他顾大海非要我和他结婚的！”

“你，你你你。”沈浪一激动就结巴，小时候老被人笑话。

“我我我我我！我就结婚了，怎么啦？！”我站在茶几上，恨不得比他高出两个头，居高临下。

第二天早上我刚上班就被派出去采访。听说对方是个IT企业家，去日本留过学，因为我有翻译证才特地派我去。一个回国的人，没事谁还叨叨日语？神经病。

“二位请稍等，董事长马上就开完会了。”那小秘书长得真水灵，充分具备了当小蜜的素质。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款。”我一边观察着一边转悠。

“小鱼，一会儿就尽量多找话题啊，我不会日语。”陈哥忙着架机器。

“切！谁回国还天天说日语，这样的话，不是汉奸就是有病！”

9.

“我好像没到那个地步。”门口有人说话。

这下完了，采访要是没完成，是要扣工资的，我心里一边嘀咕一边回头。“嗯？顾大海，是你？！”简直难以置信，我眼前的是顾大海。

“喂？”手机响得正是时候，我赶快逃离了这尴尬境地。

“沈鱼，你疯了吧，随便找个人你就结婚？”电话那边的声音极其讨厌，是魏子路那孙子。

“关你什么事？”我暴怒。

“是，我知道，你因为我，所以胡乱找个人就打算结婚，但是你不能拿你自己后半辈子开玩笑……”他就像只苍蝇。

“魏先生，您听我一句话行吗？”我打断他。

“你说。”他想了想才闭嘴。

“你就是个傻逼！”我狂吼一声后把手机顺着二十二楼的窗缝扔了下去。

他们说跳楼的时候二楼和二十二楼是有区别的，二楼是“啪，啊”，二十二楼是“啊——啪”，不知道电话里魏子路是先“啊”呢，还是先“啪”。

“好球！”后面传来一声喝彩，是顾大海。

“让您见笑了。”我马上站定行了一个标准的日式鞠躬。

晚上回家的时候一部崭新的手机和一张电话卡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

“够勤谨啊！”刚插上电话卡，我就打给顾大海。

“既然都当‘汉奸’了，可不得早点给‘皇军’拍马屁。”他的声音其实挺有磁性的，和一般小白脸不太一样。

10.

我们的婚礼定在下月初一，顾大海他妈找个瞎子算的良辰吉日。老太太嘛，就喜欢这些神啊鬼啊的，其实我有时候也信，不然哪来那么多无法解释的事？

这天早上接到赵三的电话，叫我去拿回扣，我匆忙收拾了一下就跳上了一辆出租车。

“潘家园。”我告诉司机，那是北京最出名的古玩市场。

赵三是我住大杂院时认识的朋友，大我五岁，和我哥同岁。人家打小就有经济头脑，偷自行车来卖，不过被警察叔叔处理了以后就学乖了，不知道从哪里批发来一堆破铅笔，用武力逼迫学生购买，50元三根，不买就是一顿毒打，瞧这买卖算的！我哥沈浪就是他第一个客户。

当沈浪哭哭啼啼跑回家的时候，我肺都气炸了，于是拖上沈浪，抄起木棍就出门了。不巧的是当时赵三跑了，我们只找到赵三的双胞胎弟弟赵四，把他胖揍一顿。我的逻辑是：打不着正主儿，打个一模一样的也成。这下就热闹了，隔天我和赵三就因为在学校打架被送到校长办公室等着家长来。

“唉，你怕吗？”他的眼睛被我打青了。

“怕个屁。”我晃着脑袋，衣服袖子被他给撕了，跟要饭的似的。

“牛逼！唉，我说，对不住啊，打了你哥了。”他往我这边蹲了蹲。

“算了，我也打你弟了，扯平了，你哪个班的？”

“六（四）班，你是今年新生？”

“嗯，一（三）班。”就这样，我们算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

“鱼姐。”赵三现在开了个古董店，招了个小伙计，嘴甜着呢。

“赵三呢？”我把墨镜放他们柜台上。

“三哥在后面呢。”他凑近了说，“小栗子在呢。”那是赵三新找的女朋友，姓栗。

“成，我找他们去。”我拿了包往后面走。

后面是个小院，院子里面摆满了门墩、瓷器、铁器，还有一大堆干老玉米豆儿。

“赵三秃！给老娘出来！”我咣咣地擂门。就听见里面稀里哗啦的一阵乱响，还有个女声说“不知道内衣哪去了”。

“小鱼，你能不老祸害你哥哥的好事吗？”没一会儿赵三开了门。

“你让我来的，活该！”他那屋里弄得跟猪窝似的。

“去，买几个菜，我和我妹妹喝酒。”赵三指挥小栗子买菜去了。

“怎么着？听说你要结婚？”我们在院里支了个桌子吃饭。

“不行啊？”我斜眼看他。

“行！谁敢拦我妹妹。”他把炸花生米咬得咯吱咯吱响，“给，这是你的三万。”

“放包里吧。”我就看了看，连数都没数，他不敢短我的。那天我给一小鬼子做导游，把他带到赵三铺子里，小伙子立马给拿出一对门墩来。在我的帮助下，赵三成功忽悠出去一大价呢。“不聊了，我还得找阿蒙去，她最近又忙着离婚呢。”

11.

我还没敲门呢，门刷的一声开了，一个大包就直奔面门砸来。“吕小蒙！你牛逼，走着瞧！”然后一个男的跟阵风似的跑了出来。

“怎么了这是？”我拦住他，李展鹏，阿蒙的丈夫。

“哦，小鱼啊，你问她，整个一泼妇！”他说得唾沫横飞，喷了我一脸。

“坐，你等着，我抱我儿子来给你玩玩。”阿蒙站在二楼上面招呼着我。

“哦，抱去吧。”我坐在她家的真皮沙发上。

吕小蒙是我的发小，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出了名的捣蛋分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偏瞄上了当时年级成绩第一的李展鹏。这不光我不能理解，连老师都啧啧称奇。于是阿蒙对李展鹏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围追堵截”，而我则在她的忽悠下瞄上了魏子路，不过这是后话。

阿蒙是个有个性的人，有的时候都个性到了膈应。大学时她是我们系里面最有胆色的人，照毕业照的时候已经有了五个月身孕，成了校史上的风云人物。到现在她还常常和她儿子吹嘘：“看，你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带你露脸了。”

“叫小鱼阿姨。”她抱着自己的胖儿子给我看。

“哎哟，真肥。”那小脸胖得都看不见眼睛了。

“那是，我儿子，当然吃得好。”这倒是实话，她家里有的是钱，当然李展鹏家也不差，两人都是家境优越的孩子。

“哇……”不知道怎么弄的，她的大胖儿子开始哭了，越哭还越玩命，没完没了。

“哭！再哭！我打死你！”阿蒙开始教训起刚才还当宝贝展示给我看的儿子。

“哎，哎，别打他啊！”眼看我再不拦着就得把小屁股打肿了。

“小兰！去，给我抱楼上去。”她招呼站在一旁的保姆。

“看见没有？天天给我闹，真想掐死他。”阿蒙点了支烟，“怎么着？结婚啊？”她吐了个烟圈。

“嗯。”我喝着茶看着她。

“我告诉你啊，结婚成，千万别生孩子。”她现在俨然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你苦大仇深啊？”我笑。

“别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这倒霉孩子，我和老李过得好着呢，哪至于离婚。”她叹息着告诉我离婚未遂的事。

其实他俩真的没什么事，主要是两人谁也不让步，全是大爷的脾气。离婚的事到现在也没谈好，主要是孩子的归属问题，两边老人都想要孩子，还都非成功不可，所以就僵那儿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结婚的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甚至不知道这是在自暴自弃还是对魏子路的报复。

快走到楼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十分熟悉的人——魏子路。此刻他就像一个月前一样站在门口等我，依旧是踱来踱去，双手插口袋，恍恍惚惚中我觉得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还在平淡地过日子，那时候真的想过，就这么一直下去，直到老去。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他的话还是那么关切。我任他上来抚摸我的脸，突然耳边的发丝一痛，缠在他的结婚戒指上面了，我瞬间清醒。

“我和你没话说，滚！”我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头也不敢回地跑上楼去。

洗漱完毕以后我坐在床上数钱。我喜欢那种感觉，摸着每一张钞票都让我感到很亲切。有时候想，钞票一定是我前世的小蜜，不然怎么能和我那么亲？

“小鱼，你睡了吗？”沈浪一把推开了门，打扰了我和小蜜的温存时刻，我都来不及把它们藏好。

“你不会敲门啊？”我对入侵者横眉怒目。

“我不知道你在数钱啊。”他也坐在我床上，“你真的想好了？”他看着我把钱数完放到抽屉里面。

“想好了，干什么？”我觉得魏子路一定是找他来当说客的。他一直看着我，跟个色狼一样。

“看什么看，找打呢？”我挥挥拳头。

“你要是觉得好就好。”他放下句话就走了。

“什么意思？哎，你有病啊？”还没等追出去他就已经回房间了，留下我自己跟个跳梁小丑似的。

13.

李展鹏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一起吃午饭。

“奇迹啊，你这铁公鸡突然请我吃饭了。”李展鹏就坐我对面，和上学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要非得找点区别的话，就是他那肚子腐败了，都耷拉下来了，拿根裤腰带就那么系着，我都怕他勒得慌。

“还那么能贫。”他笑起来跟个老太太似的，读书那会儿我们全叫他大妈。

“叫我吃饭，不是庆祝你们分居吧？”我猜一定和阿蒙有点关系，因为照我和他的交情，他犯不着请我。

“你打小就精。”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其实他也算我的发小，只不过我们只是一起上了小学，初中的时候我被我爹弄进重点中学去了。

“直说呗，什么事？”我切着牛排，喝着红酒。

“也没什么大事，你能做日语的同声翻译吧？”他挠挠头。

“废话，除了我你还能找谁？”我严重鄙视他。

“那帮我个忙吧，我们下星期有个会，缺个翻译。”他跟打了鸡血似的，脸上兴奋得直发光。

“哦，成。”

“别忘记了，下星期一。”他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嘱咐。

14.

顾大海回来了，带回来一堆的化妆品，大包小包地往我家拎，这孩子还挺实诚。我妈对他热情得不得了，端茶倒水。

“阿姨您别忙，我自己来。”

“就是。他又不是没手。”我把腿搭在茶几上，被我哥一脚扫了下来。

“哎，沈浪，你长能耐啦？”我拿苹果核砸他。

“去，你就不能像个女孩子样？”我妈瞪我一眼。

“哎，你真的不后悔？”晚上我妈要我带顾大海遛个弯，我正好想再和他最后确定一下。

“为什么后悔？你后悔了？”他笑着问我。

“我呸！后哪门子悔。”

“那不就得了，还是想想婚礼吧，迫在眉睫了。”他揉了揉脑袋。

“赵培和你，还有我哥都是同学是不是？”回去的路上我还是忍不住问他。

“嗯，她那个时候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全是温柔，哪怕赵培伤他再深。

“可是她老了。”赵培这个人倒真是不难看。

“呵呵，吃醋了？”他笑起来时眉眼很像是魏子路。

“没有，我对老女人没什么感觉。”我白了他一眼。

“她是有功利心，很会算计的，所有的人和事都不能妨碍到她的发展，一丝一毫也不行。”我们坐在楼下的花园里。

“所以你就是障碍了？”我把腿伸出去，用鞋跟抵着地晃来晃去。

“是啊，我是障碍了，所以才在婚礼上捡了你这个老婆。”他用手搭我的肩膀。

“好吧，在我面前你可以想她，但是要告诉我。”我没躲开，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像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这样就特别安心，觉得他会永远对我好。沈浪也一样，尽管我老欺负他，不过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大哥都会在后面支持我。

“谢谢……”他把下巴放在我的头顶。

“但是，你也要允许我在安静的时候想想魏子路。”我靠着他轻轻地说。

“好，我同意。”他的手臂让我很有感觉，有一种突然想爱他的冲动。

“那我也谢谢了。”我推开他，“回家去吧，明天还上班呢。”

“明天一起吃饭好不好？”他在我身后喊。

“看我心情好不好了，早点来问我。”我头也没回，挥了挥手。

15.

我叫上阿蒙还有陈璐一起去试婚纱，同去的还有我未来的小姑子，顾大海的妹妹顾小溪，人还凑合，挺合得来的，让我们如此惺惺相惜的原因都是一个女人，是的，我们都讨厌那个叫赵培的老女人。

折腾了一上午，中午的时候我们四人去“必胜客”吃饭。四个人总共干掉了两张Pizza，还有一堆的自助沙拉。之所以说“一堆”，主要是陈璐太厉害，简直就是一只大号的蝗虫。

老远我就看着这大姐跟老佛爷似的气定神闲地迈着碎步，一步一摇，那个身姿，估计要搁清代的时候慈禧就没戏了，旁边还有俩保驾护航的，小溪和阿蒙一人拿一个盘子，怕东西掉了，那沙拉更显壮观，足足十厘米高，摇摇晃晃的，别人看到都躲着走，生怕被砸着。

“靠，你们不是吧？”大概“长途跋涉”了十五分钟，那盘沙拉终于飘到了我的面前。

说陈璐有能耐可不是盖的。沙拉碗里面满满地装着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外面的一圈黄瓜片加大了碗的尺寸，黄瓜的上面是码得跟城墙似的哈密瓜，这就又形成了一个碗状的东西，里面码的全是水果，最后用豆子来溜缝，再用蛋黄酱当腻子糊上。

“看吧，得这么吃，要不就亏死了。”陈璐得意地擦着手。

“姐姐真厉害！”小溪的嘴最甜了，还不时朝我眨着眼睛。要不是二楼窗户是关死的，不然我第一个跳下去，太丢人了！店里的服务员都郁闷了。

“什么？李展鹏！你还是人吗？孩子不跟我跟谁啊？你倒是想喂呢，有那个奶吗？”本来吃得好好的，阿蒙接到李展鹏的电话就急了，非要找他当面理论去，抄起包就跑了。

“拜拜！”我们一脸兴奋地看着阿蒙远去，等她下楼了我们马上趴到窗户上面看，只见阿蒙气势汹汹地拉开车门，咣的使劲拍上，一个油门车就弹出去了，门口停车收费的在后面追，突然车窗开了，一张百元大钞飞了出来。

“哎呀，早知道我跟她换呀，我有零钱。”陈璐后面的话叫我差点把嘴里的东西喷出来。

16.

吃完大家各自回家，不过陈璐很快又追上我，“去后海玩吗？”她问。

“怎么？你还真心里不痛快啊？”我挽着她的胳膊。

“这你都知道？”

“废话，我是谁啊。”我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在一个慢摇酒吧坐下，里面烟雾弥漫，空气里面都透着股暧昧的气味。

“怎么了？”我示意她碰杯。

“嗨，还不是那可恶的杨超。”她使劲和我碰了碰。

杨超是陈璐的男朋友，两人好了三年，也打了三年，为什么鸡毛蒜皮都打，但基本上全是为了钱，每回打得要死要活的，但是没一会儿就好了。我们都习惯了。

“说吧，这回又是什么？”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嗑爆米花。

“我怀疑他有新的蜜了。”陈璐的脸突然靠了过来。

“靠，你开玩笑吧？”这事我是绝对不信的。就他杨超那副老实样子能急死你，三脚踢不出个屁，每天除了看书就没别的了，和女的一说话就脸红，看见流氓就害怕，简直一无是处。不过我曾经问过陈璐干吗找他，陈璐当时就一个回答：“老实。”

“真的，他最近鬼鬼祟祟的，老是偷偷地看手机。”对我的嘲笑她有点怒。

“这不快到你生日了吗，没准偷着买礼物呢。”我赶紧拣点好的猜测告诉她。

“真的？”陈璐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嘿，那不是你哥吗？”她发现了新大陆。

“苍天啊，我没瞎吧？”我发现沈浪最近能耐了，现在正抱着一个姑娘呢。

“咱过去吗？”陈璐问的时候我正忙着找数码相机，“你干吗呢？”她用手摸摸我的额头。

“去！我有用！”我扒开她的手，对好焦距，开闪光灯，对着这对野鸳鸯拍了个遍。

17.

“小鱼回来了啊。”回家的时候我爸妈还没睡。

“啊，小月姐也在啊？”我站在门口脱鞋，看见沙发上的人就打了个招呼。

她叫安月，我未来的嫂子，沈浪的女朋友，打小就是和我哥一起长大的，穿开裆裤的交情。先是暗恋沈浪多年，后在两家父母的帮助达成心愿，不过我总觉得她跟旧时的童养媳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和我哥年纪差距不大。

现在我有点可怜她，如果她看见我相机里面的照片，当时就得气背过去。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一下门口，安月的鞋还在，看来又睡在我家了，估计现在正在厨房做早点呢。她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天天住我家，俨然就是个儿媳妇了，小的时候我还纳闷呢，干吗老往我家跑，自己家没床啊？不过我现在算是完全明白了。

“早，小鱼。”我哥正对着镜子系领带呢。

“嗯，你昨天晚上哪儿玩去了？小月姐姐可等你半天了。”我靠在门上对他笑，笑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看见了，一头一脸都是。

“我，我，我昨天，昨天，天，陪客户。”他开始结巴了。

“哦！客户啊，不过我不大喜欢那家的慢摇气氛，一点都不刺激。”我转身刷牙去了。

18.

下班以后我去找林楚，知名的摄影师，我姐们，住址老是变来变去的，所以得亲自把婚礼的请柬给她送去。

“嗨！”林楚正好忙着拍一套时装片，“小鱼，你等等我啊。”

她长得十分中性，说实在点就是跟个爷们似的，无非多个胸脯，其他的方面和爷们没区别。

以前军训的时候，她被人误认过。

那天去上厕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看见蹲着的林楚，马上就跑出去了。林楚冷笑一声，继续蹲着，都习惯了。没一会儿那女孩又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嘀咕：“没错，是女厕所啊……”然后找个离林楚最远的坑蹲下了。这样的例子在林楚的身上简直是数不胜数，多得都麻木了，但是我们也不在乎，照样在她面前脱衣服洗澡，四仰八叉地睡觉。

坐我对面的是她的新女朋友。对，没错，你没有听错，是女朋友。林楚是个拉拉，也就是女同性恋者，打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了，不过在拉拉界里面她也是个花心大少，光圈里的女朋友就有三个。

“怎么有空找我？”林楚忙活了三个小时以后结束了工作，她把手搭在我的腰上。

“给。我怕你又搬家，回头不好找你。”我掏出请柬，同时往旁边推推她的手，